

采真百之
可心
校园生活
中学时的
阿米莉娅

名人作品

写下一
张纸条
↓

阿米莉娅的 纸条风波

嘘~给你
的纸条!

《美国女孩》杂志上登载的最受读者
喜爱的阿米莉娅的故事

马莉莎·摩丝 阿米莉娅 著
丁丽洁 译

只给你
一个人看

别在课
堂上读

最高
机密

阿米莉娅!
快点打开!
↓



I712.84
15

阿米莉娅的 纸条风波

(一本关于笔记的笔记本)

马莉莎·摩丝 阿米莉娅 著

丁丽洁 译

(里面那些特别注明和经典的部分则是由阿米莉娅所写)



传纸条
的话太
远了。

纽约

↑
一个储备
纸条的
好地方

伦敦

↑
我什么时候能
在这儿传纸条啊?

多伦多

↑基本上是
张撕破的纸
条,但也不是
破得很厉害。

悉尼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阿米莉娅的纸条风波 / (美) 摩丝 (Moss, M.) 著; 丁
丽洁译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9
书名原文: Amelia's Book of Notes & Note Passing
ISBN 978-7-208-08610-4

I. 阿… II. ①摩…②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1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89109号

Amelia's Book of Notes & Note Passing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) Trade Paperback
Copyright©2009 by Shangha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©2006 by Marissa Moss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imon&Schuster Books For Young Readers,
an imprint of Simon&Schuster Children's Publishing Division
All rights reserved.

策划人 邵敏
责任编辑 高婷婷
封面装帧 五行人平面设计有限公司

笔记设计也是
阿米莉娅哦!

阿米莉娅的纸条风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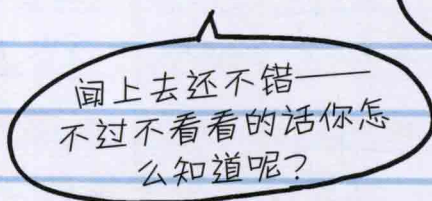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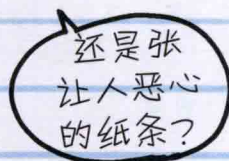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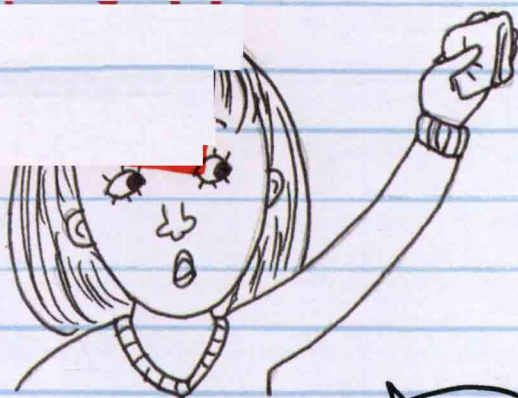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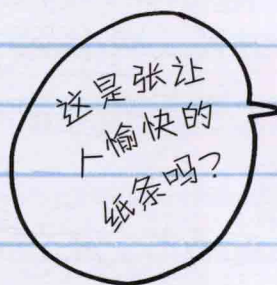
[美] 马莉莎·摩丝 阿米莉娅 著

丁丽洁 译

世纪出版集团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787×1092 1/16 印张4.75 插页4
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08610-4/1·681
定价 20.00元



阿米莉娅 的纸条风波



我是在周一
自然科学课
开始前看到这
个通知的。它
看上去没什么
大不了的！

班级通知
让我们欢迎我们的
新同学——玛克辛！

没准它
带来的是一
“科学怪人”！

一般来讲，谁会把新同学放在眼里呢？他们应该自己学会怎么适应新环境，该去哪里，该做些什么之类的。你该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显得友善些，别在第一天就吓着他们。我了解作为一个“新来的”人是种什么样的感受——我亲身经历过的。所以，当然啦，我对玛克辛很客气。我指给她课本上正确的位置，还对她微笑了呢。好吧，在观察细菌的时候我没有给她超大幻灯片，但我给了她比较好的显微镜，镜头超清晰没有一丝划痕的那个。

她也对我笑了笑，看上去也挺友善的。不过现在在我有点吃不准了，都是因为那些恶心的纸条。

从我记事的时候起，读和写就是我最爱干的两件事情了。我总是把笔和纸看成是我的朋友。可现在再也不行了。现在它们是我的敌人——化身为恶心的纸条的敌人们。问题是，谁把它们变成我的敌人。就是从那个新来的女孩这儿开始的。那些丑陋的纸条都是从她来我们学校后开始出现的。除此之外，对她，我还有其他方面的不信任。

这就是我眼中的她。

玛克辛是个很有型，很在乎她的头发、她的指甲和她的衣着的。她从洛杉矶来到这儿。嘴巴里总是蹦出些电影明星的名字，她说那都是她的朋友。对，就是这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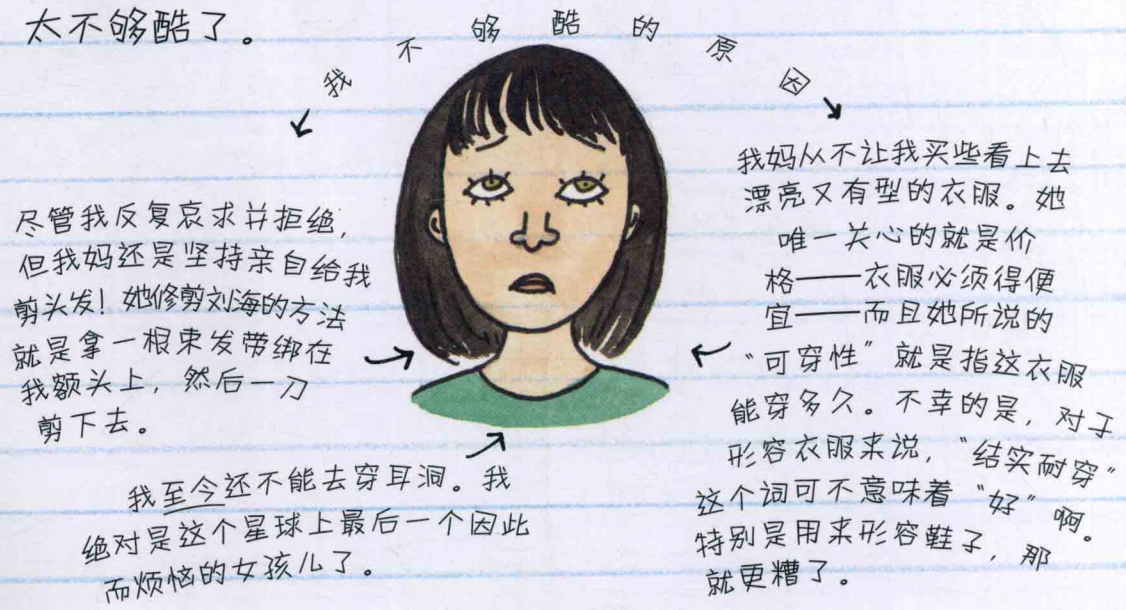
她也是六年级的学生，但是她的外表和行为举止看上去更像是个八年级生。她说那是因为她“成熟老练经验丰富”

而我们都只是些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佬。一开始，好像没人能配得上做她的朋友。最后她锁定了一个女孩，足够酷，能和她混在一起。

那个女孩就是……



当然了, 玛克辛是看都不会看我一眼的——我根本不会被她注意到, 就像是掉在地板上的面包屑似的。但是卡莉喜欢我。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会紧挨着坐在一起。我们总在一块儿吃午饭。放学后也是一起走回家。而且由于卡莉真的很酷, 所以我在“酷”这方面也沾了点光。变得酷酷的并不是我喜欢她的原因, 我喜欢她是因为她很聪明也很有趣还很亲切。但变得酷一些确实是份不错的“奖金”, 主要是因为本人实在是太不够酷了。



所以，对于玛克辛不跟我交朋友，我一点都不惊讶。而且我也不奇怪她会去找卡莉做朋友。谁不希望那样呢？但我惊讶的是，有一次她决定追随卡莉，但却没有把我包括在内。和我预料的正好相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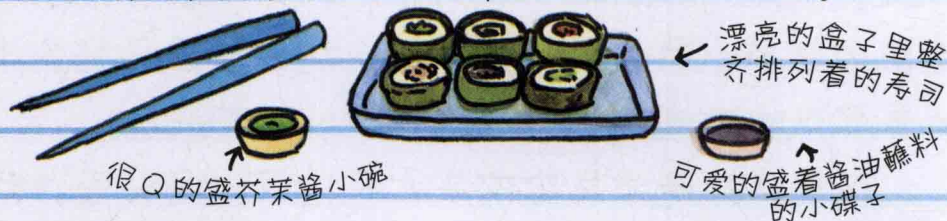
正当我和卡莉像往常一样一起吃午饭的时候，玛克辛走了过来。

“嗨，卡莉，”她说，“我能坐在你边上吗？”而不是说“嗨，卡莉，嗨，阿米莉娅。”也不是“我能和你俩坐在一起吗？”她是绝对清楚地有所指的。

一般来说，卡莉都是个友善的人，而且很欢迎新来的女孩。

“当然啦，没问题。”她说，“你觉得茉莉女士怎么样？”因为我们如今是六年级学生，所以每学期会换着选修一些课程，茉莉女士任教的自然科学课就是我们一起选修的课程之一。

玛克辛忙着打开她的便当都来不及回答。



这是我见过的最最精致的午餐了。她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把每样东西都摆放齐整，就好像在表演一出舞台剧似的，她就是确切地想要让卡莉对她那奇妙、完美的午餐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效果确实是达到了。我敢打包票，卡莉确实被震到了。她一边慢慢停下了正在嚼着三明治的嘴巴，一边默默地看着玛克辛展示她那些可以吃的珍宝。

玛克辛熟练地用筷子夹起一个寿司卷。

“你要求一个吗？”她主动地问道。当然不是问我，而是问卡莉。

“多谢！”卡莉伸出手指接了过去，“我爱死寿司了！能在午饭的时候吃上寿司真是种运气。”

相比之下，我的午餐看上去真是可怜巴巴的。我还可能用什么来引起卡莉的注意呢？



“我就是喜欢芥末酱。你呢？”玛克辛说，仿佛一个对异国情调和说不上名字的美食都很精通的专家，“在我以前的学校，我们曾经举办过一场芥末酱品鉴会来评比出最可口的那一款。”

这是我判断她是个吹牛大王的第一条线索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有哪个学校会举办那样的活动哦？有这个必要吗？而且真的存在不同品牌的芥末酱吗？我还真不知道在日本料理里面有这么多选择呢，不过没准在洛杉矶就是这么回事儿。不过，不可置信的程度还是很高。

但是卡莉就深信不疑。而且她再一次地被震到了！
“还真是够酷啊！你一定很怀念你原来的学校吧。

我们这儿可从没有过那回事。”

玛克辛很戏剧化地叹了一口气。“是的，我的确很怀念那儿。但我相信在新学校一样会有很棒的事情。你们一定要展示给我哦。”

我紧紧地咬着牙关，咬得我下巴都疼了。难道卡莉看不出来玛克辛很假吗？

“当然！”卡莉笑着说，“阿米莉娅和我很愿意为你效劳。”

我拼命地眨着眼睛，
想要给卡莉发出讯号——
别把我扯进来，也别
把自己扯进去。



不管我怎么做，卡莉都没有接到从我眉毛发出的秘密讯号。但是我敢肯定，玛克辛领悟了。而且她是不喜欢看到这一幕的。

“阿米莉娅！”玛克辛转向我，就好像她刚刚留意到我的存在似的，“好传统的发型哦。你一定得告诉我你是在哪儿做的？——这样我就绝对绝对不去那里做头发。”她大笑着就好像我们都会因为这个大笑话而乐开怀——我看不出有任何好笑的地方！

但是卡莉笑了！她笑了！

然后她就用胳膊
环抱着我——就好
像什么事都没有
发生过似的。



你可别让阿米莉娅的妈妈剪头发——她是个拿着剪刀的屠夫，一个公共安全的危害者。

我简直不敢相信！我最好的朋友竟然会嘲笑我！我把她的胳膊甩了下来。

“别啊，阿米莉娅，别较真啊。”卡莉哄着我说，“我们时常笑话你妈给你剪的头发。你不是也觉得很好笑嘛！”

我什么都没说。我不能忍受跟玛克辛坐在一起装模作样地假笑。我觉得和最好的朋友拿什么事情开玩笑是一回事，而别的什么人拿你开玩笑是另一回事。难道卡莉不明白这一点吗？

就在那时候，铃声响了，午餐时间结束了——感谢铃声！玛克辛飞速地收拾好那一堆东西，根本就忘记了自己曾花了多少时间把它们拿出来。

“我想我明天还会见到你的。现在我要去上法语课了。”

卡莉飞快地说：“我也要上法语课。你说我们会不会在一个班级呢？”

她们确实是在同一班级。她们就这么一路聊天一路走掉了！还用法语聊天！

我拖着沉重的步伐去上我的下一节课——数学——头疼得要命！这可不是一个面对充满了方程式的45分钟课程的好状态啊。

我试图集中精力解决我面前的题目，但我满脑袋想的都是卡莉。



我必须得和她谈谈，提醒她对玛克辛的虚伪小心点，不然可就太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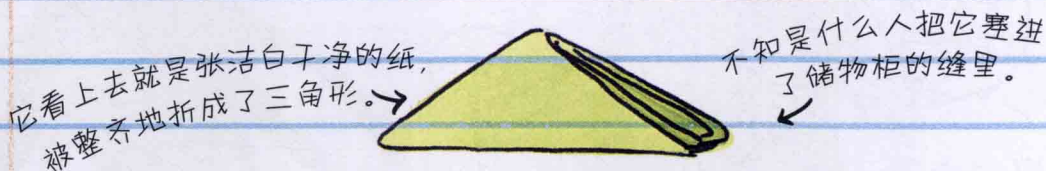
我猜想，这两个人肯定一整堂法语课都在嘲笑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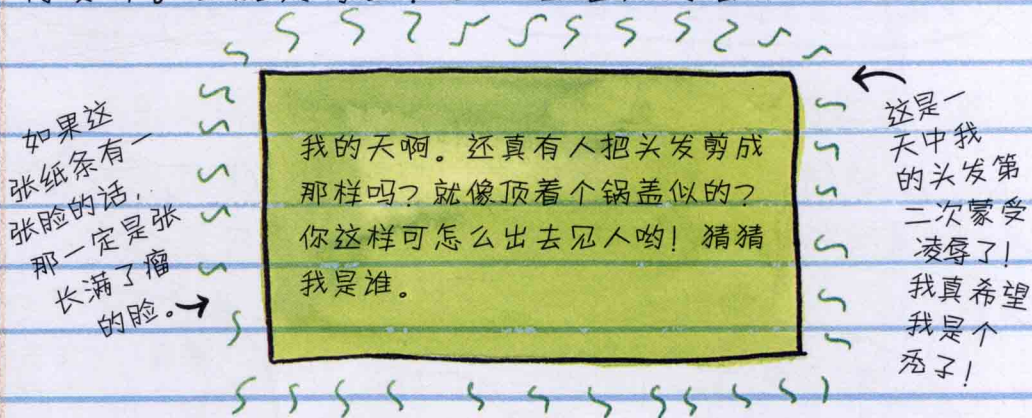
我所能听到的就是她们在那儿嘲笑我——我根本就没有听彻茨老师讲课。



显然，我是不会知道第17题的答案的，于是现在我还得多做一整页的家庭作业。我觉得是玛克辛在我身上施加了诅咒。而当我走到我的储物柜前的时候，我知道她真的向我施了法！就在那个时候我收到了第一张纸条。



通常来说，来信总是令人激动的事情。每个人都喜欢收到信件和卡片。如果是包裹那就更好啦。但是这张纸条并不是那种善意的邮件。它丑得要命。卑鄙得要命。它就是毒药！它上面居然写着：



读到它之后，我的胃里有一种酸酸的刺痛感。我简直不能去读第二遍。而且我根本做不到去找线索猜测是谁写的纸条。我得赶紧扔了它。

它真是太恶毒了，以至于整个垃圾桶都因此散发出腐烂恶臭的气体。



我在上头扔了一个午饭带来的橘子，以便遮盖一下它的臭气，我希望它离我越远越好。

就算那纸条不见了，我还是觉得很焦虑不安，我在发抖。谁那么恨我以至于要写出这么卑鄙的话呢？我简直不能想象。接着，我听见了一阵笑声——是两个人的。那是玛克辛和卡莉一起从大厅里走来。会不会是玛克辛把纸条塞进我的储物柜呢？她怎么能有作案时间？难道卡莉会看着她这么做？这不可能，但不是她又会是誰呢？毕竟，她可是对我的发型发表过刻薄评论的人。难道这是一个巧合——新女孩刚来，新的令人恶心的纸条就出现了？一定就是玛克辛——邪恶的，卑鄙的玛克辛！

我关上自己的储物柜，朝她们走去，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。

我实在是太费力地装没事，脸都快僵了。



嗨，卡莉。
嗨，玛克辛。
看来法语学起来很有趣哦？

卡莉笑了起来。“你应该听听玛克辛说的！她问老师什么是‘臀部’，老师都尴尬死了。简直要爆了！我们不能一起上法语课真是太遗憾了。”

我点点头。我也选了勒·帕尔维先生的法语课，只不过和卡莉他们上课时间不一样罢了。“哈，哈，真好玩。”我说，但是说话的同时却没有笑容。上周在我上课的时候，奥玛也问了一样的问题。

臀部就是——就是后面，喷，喷，就是屁股。那又怎么样？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



↑
一排臀部坐在凳子上——或者说很多很多的“屁股”

“对了，卡莉，”我接着说，“放学后你会过来吧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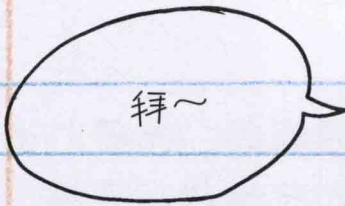
卡莉止住了笑。“噢，我都忘了。玛克辛邀请我去她家。”她看着玛克辛就好像在等待玛克辛也向我发出邀请似的。

玛克辛的目光在我的头上停留了一下，“阿米莉娅，其实我也很想邀请你来的，可是我的妈妈说我今天只能邀请一位朋友来我家。”

我回过头，顺着玛克辛的目光看了看。因为她看起来就好像在跟我身后的公告牌说话，不过说不定它还真能回答她吧。不过，等了一会儿，公告牌看上去很明显并没有合作的意思，所以我不得不说点什么了。

“没关系的。”我说谎了。我对着卡莉，说：“你就不用管我了，你走吧。”

“好的。”卡莉看上去一点都不在意，“那就再见了。”



拜~

↑
玛克辛拖长了“拜”后面的“唉”，听起来就好像“拜”有两个音节似的。这种细节上的改变，让她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因为甩掉我而特别的高兴。但就是这些小细节让我很不爽。



玛克辛看上去就好像是那种很有自己那一套的人。一抹自鸣得意的，自我满足的傻笑绽开在她的脸上。我真想上去把那张笑脸撕下来啊。但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带上我的书和脑子去上英语课。

放学后，我在老地方等着卡莉，但是她不会出现了。我想她真的去了玛克辛家。所以我就只能自己一个人走回家了。

天气灰蒙蒙的，冷得很，不过，怎么也比不上我的心里那么灰那么冷。



这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了。

我经过一排排的房子，那些温暖的，亮着灯光的房子，让人觉得住在里面的人一定都生活得很幸福，我不由得回想起自己经历过所有坏事情。对比起那些坏日子，我思索着今天算是坏到什么程度。

有些事情确实很坏，但只是小事，令人讨厌罢了，比如烤糊了的吐司、鞋里进了沙子、小测试之类的。也有些事情是往大里去的，比如克利奥，我那可怕的姐姐；比如我第一次哮喘发作；比如当我还是个小宝宝的时候我爸爸就离开了我们……我不知道今天应该被放在怎样的级别，但是它看起来真是太糟糕了。



大坏事儿

